



Education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雪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社会科学

——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

[英]吉尔德·德兰逊 著

张茂元 译



*Social
Science*

吉林人民出版社



Education

教育部審定

國民中學教科書

社會科 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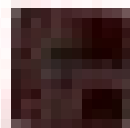
社會科

——臺灣與國際社會——

第一冊 第一學期 第一學期

第一學期 第一學期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

——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

[英] 吉尔德·德兰逊 著
张茂元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英)德兰逊著;张茂元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Social Science

ISBN 7-206-04692-4

I.社… II.①德… ②张… III.社会科学—思想史—西方国家

IV.C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4531 号

Gerard Delanty

Social Science

(Original ISBN:0-335-19861-9)

Copyright © Gerard Delaney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5-1367

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

著 者:吉尔德·德兰逊 译 者:张茂元

责任编辑:贺 萍 封面设计:陈 东 责任校对: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6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 字 数:11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692-4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对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诩，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出版导言

社会科学的危机在很久以前就到来，只不过是日益严峻而已。在现代技术社会，虽然社会科学拥有前所未闻的庞大机构和从业人员，消耗着前所未见的巨大社会资源。然而其公共影响力却不断萎缩，以至于它的公共角色都面临诸多质疑。正如书中所引用的一段话“知识分子的形象有被繁杂的细节淹没的危险，甚至可能会在某次社会潮流中沦为一种职业人士或是某种摆设。”（爱华德·萨义德，引言，p. 5）为什么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如此沉沦，这只是一个转折，还是不可逆的下降？作者试图通过清理现代科学谱系的谱系来寻找答案。

从了解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状况的角度来讲，本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从实证主义，到阐释学、马克思主义、建构论，再到起源于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都作了条理清晰的描述和精当的判语。对于我们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状

况提供基础良好的知识背景。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该书作者的西方背景使他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作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评价是不准确的，而且是片面的，同时，作者对于现代社会科学的许多介绍也有偏差，虽然我们为尊重作品的完整性，基本保留了原貌，但还是要提醒读者，对于该书应持一种批判的取舍态度，正确进行判断吸收。

编 者

2005 年 4 月 20 日

前言和致谢

本书从 20 世纪末的视角出发，描述了社会科学的自我理解。它为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了一个有关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主要哲学争辩的一般概括。它从实证主义争辩开始，同时也提到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是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的。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不可能对所有的相关主题面面俱到。实际上，本书只能够是另一本更具野心的宏篇巨著的绪言。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本书不仅能够准确并精简地概括那些最重要的争论，同时展现当前的研究视角。如果真能这样，那么本书就能够在有关知识的社会结构和它的大众效用等问题的争辩上，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我认为，社会科学当前的研究视角是与社会科学的公众角色紧密相关的。社会科学究竟是专业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的争辩，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议题。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知识的持续性结构被创造开始形成，社会科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就是其在大学体系里被专业化、制度化的过程。

社会科学

这一目标已经达成。但是，专业化和学术化的过程也伴随着知识的破碎，而这又滋生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由此，社会科学在 20 世纪所面临的挑战是独特的：那就是科学的大众合法化问题。如果社会科学未能很好地应对这一挑战，那么它将会被卷入一场影响深远的危机——就像其他结构所面临的危机一样，这是一种伴随现代国家而来的危机。

为了理解社会科学知识与其大众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中的哲学和社会学应该超越实证主义争辩，以应对近年来所发生的新问题。为此，我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现实的核心主题：社会科学的大众角色。本书的主要章节也正是为了澄清一些相关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当前讨论社会科学及其大众关系等问题时经常被提到。

本书的核心主题是：社会科学，就像其他科学一样，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发生于当前社会的种种危机和知识转型，往往体现了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本书所囊括的最重要的主题包括：与国家主权和知识结构式微一同出现的民主政治的新观念；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转变，时间观念进入争论的核心；文化围绕着权力和认同等新主题重新开放，科学理性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崩溃；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展，揭示出培根—牛顿哲学体系中永恒自然这一观念的错误。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当前对社会科学的挑战可以说是学科分化——始于 17 世纪，并于 19 世纪制度化——的结果。为了与公共领域建立新的联系，社会科学不得不重新恢复其作为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角色。

前言和致谢

此外，我还想表达我对科克大学的派特·斯翟东的感激之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正是他给予了我许多宝贵的建议。

吉尔德·德兰逊

1996 年 8 月，于 Kirchwehren, Lower Saxony

引言：危机还是过渡？

为什么社会需要社会科学？当前社会科学的自我理解是什么？社会科学的公众角色又是什么？自 19 世纪下半叶，新康德主义者开始他们的实证主义批判之后，这些问题在关于社会科学的使命的争辩上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今天的社会科学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德国历史学派中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在关于人类和自然科学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很自然地，在他们看来，关于社会科学的公众角色这一问题的答案就不能在方法论中寻找，而必须转向于关注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层次：社会科学作为沟通大众文化和专业文化的媒介。本书试图在新的基础上讨论社会科学的自我理解，并认为问题不可能在方法论或者在对认识论的哲学沉思上得到解决。因为，这首先是个关于社会科学的公众角色的问题。实证主义的批判太专注于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导致的结果就是忽略了科学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之间的关系。

那么，社会科学的危机就不再是方法论问题，也不是简单

的实证主义批判。当前的社会科学的萎靡不振不是因为高水平的社会研究（不管是实证的，还是其他形式的）的质量的下降，而是源于社会科学未能协调好专业文化与文化的公众使命之间的关系。埃尔文·路易斯·赫洛维茨（Irving Louis Horowitz 1993）保守地认为，社会学的解体始于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人伟大的社会学传统被意识形态思考、种族、民族和性别等问题取代之时，社会科学就步入了一个深重的危机。其中，社会科学与其研究对象——也就是社会——的关系变得模糊、扭曲（就研究实践而言）。经典的传统——社会科学是对现代性的阐释和批判——被遗弃。而当前的很多社会学理论都沦落为一种闭门造车式的、没有后继性的、自我思考式的论述。就像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1994: 8）在其 *Reith Lecture* 一书中认为的那样：“知识分子的形象有被繁杂的细节淹没的危险，甚至有可能会在某次社会潮流中沦为一种职业人士或是一种摆设。”

社会科学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那么多的院校和学生，但他们实际的公众影响却比以前小得多（Dettling 1996: 28; Wagner 1996: 34）。这无疑是社会学式微的迹象：历史学家在公共领域的影响都比社会学家大得多。自 1989 年的革命狂潮之后，历史学家就成了社会变迁的代言人。这是因为社会科学不再能够解释和引导今天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在过去，尤其在德国和法国，头号社会学家，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赫伯特·马尔库塞（Her-

bert Marcuse)、尤尔根·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 和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有关社会变迁和革新等公众争辩上积极主动、独领风骚。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社会学的影响就已经显著下降。这种情形使得保守的德国社会学家赫马特·斯切尔斯基 (Helmut Schelsky 1975) 质疑由社会学界精英领导的新知识分子阶层所作出的不恰当的承诺，并进而呼吁“反社会学”。在斯切尔斯基看来，社会学家们没有必要跨出专业领域去干涉社会事物，而应当坚守其专业阵地。在英语世界，社会科学家从未在公众领域发挥过重大影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媒体权威、大众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并不以理智主义著称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中具有相对强大的公众形象。然而，却是一股弥漫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政治相对主义氛围强化了社会科学的沉默，而不是保守的实证主义。赖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 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1970 [1959]) 一书中批判了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和罗伯特·默顿 (Robert Merton) 对社会学批判功能的背离。当实证主义在美国社会学还占据正统地位时，他就坚持社会学应当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应当承担批判者的角色。米尔斯还认为社会学的这一角色与其作为一种职业和学科的经典著作身份之间也能够相互协调、统一。这一主张在斯科特 (Scott) 和绍尔 (Shore) (1979) 的《为什么社会学不实用》一书得到反复强调。该书认为，社会科学所产生的知识已经不适用于当前社会。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知识应该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否则它就是一个奢侈社会的奢侈品。他们的主张不是个别现象，相反，同一主题已经

社会科学

频繁出现于当前有关社会科学的定位的争论上 (Beck and Bonss 1992; Fuller 1993; Giddens 1996; Stehr 1996)。

时至今日, 社会学家何在? 作为专业人员, 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和理解又是如何? 事实上, 很大一部分人满足于社会科学从智力文化向专业文化的转变。彼得·瓦格纳 (Wagner 1994: 147) 无疑是正确的, 他写道: “我预感到很多人在当前的状态下觉得更加自在, 因为他们被要求去争辩、证明其合法性的义务大大减小了。” 卢塞尔·雅各比 (Jacoby 1987) 也认为智力文化的崩溃是和社会科学的失败紧密相关的。学术界已经从批判和智力论辩退化到文化相对主义和碎片化知识、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这样一种混乱状态。而能够缓冲这种混乱状况的非学术化的知识分子同样在走下坡路。雅各比对此深感惋惜。不仅如此, 雅各比的观点还能够用于解释社会科学自身的萎靡不振。社会科学似乎没有卷入过去十年中有关人性的大讨论。这些讨论涉及到文学经典作品与时代的关联问题。西方文化的相对主义思潮不仅在文学也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反映: 过去的经典作品没人读了, 或是不被应用于实践研究。那些经典作品已经进入大学教程, 但却不再能够左右研究的方向 (Baehr and O'Brien 1994; Alexander 1996; Poggi 1996)。

尽管关于人性的讨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很重要,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它主要关注专业知识或是专家知识和智力文化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家究竟是专家还是知识分子这一问题很重要, 也不能被忽视, 但是更中肯的问题可能是: 科学知识在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社会科学的公众角色危机关注专家

系统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它关注科学的社会制度和专家如何生产知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科学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科学能够为社会担负起相应的责任吗？我们如何理解在现代社会，科学作为认知体系（也就是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有关社会科学争辩的核心问题。

无可否认，社会科学在定位其公众角色这一难题上，遇到了沉重的危机。乐观地说，当前的情形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转型。本书就是要探讨这一转型。我的一个核心关注是：社会科学一直不乏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而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现代性不断削减。不确定性成了这个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无尽的危机，相反，还可能明示一些可能的途径以帮助社会科学找回原有的批判意识。如果当前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情形与不断增加的文化自反性相关联（Beck et al. 1994），那么危机似乎就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不管我们如何看待社会科学当前所面临的情形，我们都不能否认，在 21 世纪，公众合法性将会增加，而不是衰减！

有四个例子可以表明现代性的衰减和社会科学新生的到来：民族国家的衰弱；1989—1990 年，伴随冷战的终结，发生于东欧和苏联的变化所带来的全球影响；新的“自然”观念的出现；和知识的重要性的增加。

首先，作为知识的制度化体系的社会科学，已经和现代国家的兴起紧密相联。现代国家为社会科学提供了其存在的各种条件。而且，社会科学在其中发展的一元的领土国家已经面临严峻的考验。在当前社会，随着作为主导体制——国家的衰

社会科学

弱，和民主观念从国家扩展到社会层面，社会科学发现其正在进入一个全新而又不确定的领域（Levine 1996）。

其次，1989—1990 年的事件催生了知识的社会生产这一新问题（Delanty 1995）。革命往往对知识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为社会学提供了一手素材；美国的 1776 年革命和法国的 1789 年革命创造了新的社会科学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1917 年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其巅峰）重新展现了“革命的社会科学”这一理念。冷战所形构的认知体系在社会上不再有追随者：西方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和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能够为知识提供一个社会基础。

再次，作为对生态危机的回应，近年来，不管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自然都重新成为一个新主题。自然越来越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科学不再能够假想自然的客观性是不变的本质。换句话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已经消失。自然和社会都不再能够根据一种时间模式来定义。

最后，知识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今天的社会所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知识生产为特征的社会。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那么多的意义系统，它们需要专家们的制度化文化和他们的职业化论文的支撑。在有关社会科学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科学知识能否为我们的社会提供复兴和批判的素材？又能否经受住越来越剧烈的专业化和学术化的考验？对自然、知识、民主和主权等概念的理解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它们影响到社会科学对新标识物的寻求，也改变了科学家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现代性这一分析框架已